

/图文: 林少彬

陈嘉庚创办水产航海学校



集美大学航海学院(图片源自网络)

集美添办水产航海学校

那是1920年的事情。陈嘉庚在他战后 出版的《南侨回忆录》第十九则《(集美) 添办水产航海学校》(图1)中,心痛的指 出,福建省海岸线长而渔业薄弱,因此想 要在集美添办水产航海学校。这是陈老

脑不劣,每次來回數天滿集海產物三百餘担,多樣大魚,素所罕見。節以廣島銷路短少,他處交通不便,不但 位致師,據擬涵云,水產教師國內無處可助,但校亦被雷用仍付缺如。現有兩位高才生本屆可暴棄,如有意, 畝待遇員師範生,學慧宿均免。四年將畢業順,念談生等恐乏出路,特向法國購撈魚輪船一艘,來與撈魚,成 回繼國聯全副機器,在廈門遊漁給一艘,為全班學生出海實體之用。此種學校閱身均未有開辦,恐招生不易, 可責日經費往日未留學,兩年後便可國來任敦師。余即問兩應承。故民職九年集美水產航海學校得以開課。并 船中往返言談,已略職其才幹,并認其有負責氣魄,即助為校長,校中一切信任辦理,余絕不干預,集美學校 当處。始營假既近之日,適安淡葉榮真先生來度,因友人介紹初次職面,國余來校參觀,余久於其同度。在設 時度位,亦周無妨。故秋季仍從招新生積極歸備,并托人於省內外預助救師,新校長雖未聘,余心頗寬舒無甚 變英能助。余戲則白了解此弊,今後决不復向外省凍時校長。擬待本省有相當人才,然後傳散時請,否則雖暫 四去。原因多端,或思聽軍鄉,或被舊校或母校兩心他返,此為兩年來常有經驗。做難鹹樂如黃炎培先生,亦 歌師, 校長亦不能助用、從外省質助許多歌師, 又甚覺困難。好歌師多不肯雕鄉弄, 間有顧來者 涂以本省海岸線長,沒利航業關係非點,故擬樹水產及航海學校。乃致衛上海吳淞水產學校,托代聘一二 由上遠經验,漸覺學美校長從外省聘來實團錯誤。藍校長既用外省人,教師亦當由外省時來,本省雖有良 尚獲約十日方能传完,永鴻尤貴每順十五元,不確乏利且額虧本。余原專爲自家營業計,係出於提 添辦水產航海學校 集校安定 多不得期終

图1: 陈嘉庚著《南侨回忆录》有关集美的校长人选和添办水产航海学校(林少彬藏)

先生对祖国未来的高瞻远瞩,以及他那种 敢向沙漠要绿洲的勇气。然而,理想归理 想,现实归现实,陈老先生在回忆录中留 下了当时他举步艰难而甘苦兼具的回忆:

课是开了,船也买了,陈老先生总结这段回忆时,写道:"每年毕业仅一班二十余人,其原因为本地渔利未畅,故向学者少,或志愿不坚,畏怕风浪,至未毕业便去也。"

不过,在集美大学坚韧不拔的经营之下,水产航海学校经过几度变迁,已经发展成了今天的集美航海学院。 (请参见集美大学网站)

新加坡创办水产航海学校

卢沟桥事变 (1937年) 爆发后, 陈嘉庚眼巴巴的看着祖国痛失制海权, 绵延几千里的海岸被鬼子封锁, 所有港口都无法进口国际社会尤其是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物资。在这种局势恶劣, 前途不明朗的大环境之下, 陈老先生竟然萌生出要在新加坡创办水产航海课程, 希望能够培训出新一代的华侨渔业新血!

拥有创办集美水产学校经验的陈老先生,这回争取到新加坡福建会馆提供经费支援,经过一番筹备工作之后,于1938年12月19日的《南洋商报》上,刊登《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招生启事》(图2)。

这里把启事摘要成以下几点:"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"乃由福建会馆主办。现在要开设"捞鱼"和"航海"两个课程;分成五年制及三年制各一班四十名。投考资格以品行端正身体健全而无患疾者为主,年龄在12岁以上17岁以下的高小毕业生。还为远程学生提供宿膳,共需缴费67元(普通学生为27元)。

我们还可以从报名处的安排,看到陈嘉庚为整个东南亚着眼创校办学的宽大胸怀。首先,他在新加坡设置了两个报名处,怡和轩俱乐部和道南学校书记室;在马来亚安排了5处:马六甲,吉隆坡,霹雳,槟城和峇株巴辖;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安排了棉兰,在爪哇则安排了泗水。

在《南侨回忆录》的第八十九则《新加坡继设水产航海学校》里,陈嘉庚回忆道:"余于民二十八年(即1939年)春,在新加坡倡办水产航海学校,学生三班一百余名,经费由福建会馆担任,铺办三年尚未毕业,而新加坡已失陷。希望战事不久告终,未毕业学生,可回集美或广东等校补修至毕业也。"

战后80多年过去了,"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"几乎已经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,甚至不再出现在研究陈嘉庚的刊物之中,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因为,就在这个事例中,我们可以看到陈嘉庚先生教育立国的"国"包括了心中热爱的祖国,还有生活与工作的新加坡,临近的友邦马来亚和印尼,远比我们想象中还宽大的地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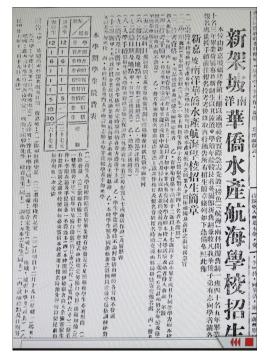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2: "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"招生启事(《南洋 商报》1938年12月19日

值得重视的是,陈老先生对教育学科的前瞻力。假如陈嘉庚先生心中有一张《教育蓝图》的话,那么笔者相信,这幅蓝图的未来部分,应该写满不少新科技和新技术名词。这应该是陈老先生对国家未来的憧憬,对年轻一代的期望。

作者为本刊主编